

开滦史鉴

1996

第六、七期

开滦矿务局档案处 主办 (总第16期)



文内篆刻作者：王宝利

开滦史鉴

(内部刊物)

第六、七期

总第 16 期

一九九六年七月十五日出版

主办单位: 开滦矿务局档案处

编 辑: 《开滦史鉴》编辑部

地 址: 河北唐山市新华东道 70 号

(局办公楼 115 室)

电 话: (0315) 2823811 -- 22563

邮 编: 063018

印 刷: 开滦太阳石现代化办公技术服务部

要 目

☐ 国家主席 --- 江泽民 为纪念唐山抗震救灾二十周年题词	1
☐ 开滦的抗震救灾与恢复	2
☐ 震后井下十五昼夜	9
☐ 震后重建的情况及当时震毁情况组片	15
☐ 地震毁坏情景资料镜头一组	33
☐ 巨大的悲痛 难忘的关怀	44
☐ 地震对开滦矿区的破坏情况	46
☐ 地震中开滦伤亡知多少	47
☐ 震后紧急救援我局的兄弟单位情况	48



弘揚公而忘私患難與共百
折不撓勇往直前的抗震精
神把新唐山建設得更美
榮更美好

江澤民
一九九六年
四月十六日

江泽民主席为唐山抗震二十周年的题词



开滦的 抗震救灾与恢复

□ 石 志

二十年前，一场举世罕见的唐山大地震使开滦煤矿遭受了极其严重的损失，各矿井全部停产、大多数建筑物被震毁、人员受到伤亡，百里矿区呈现一片瘫痪状态。面对强震带来的巨大破坏，具有光荣革命传统的开滦工人阶级，忍着失去亲人和战友的悲痛，在毛主席、党中央、国务院的亲切关怀下，在全国军民的大力支援下，抗震救灾、排水保矿、恢复生产、重建家园，在短短的时间内使矿井恢复到震前生产水平，谱写了人类抗震史上的辉煌篇章。

-- 2 --

一、地震灾情

开滦在地震中有6579名职工不幸遇难，2153名职工受重伤；矿区地面367.34万平方米的建筑物中，有80%遭到严重破坏，整个矿区除范各庄、吕家坨、荆各庄矿外，建筑物几乎全部倒塌，变成一片瓦砾废墟；当时的7个生产矿井有70%左右的开采水平及60%的工作面被水淹没；37.9万米的巷道需要整修和清理；采掘巷道被破坏了206268米，占69.93%；10.9万多米的轨道需调卧清理；被砸被淹的机电设备达

33099台件，占在籍设备的42.3%，供电、排水、通风、通讯、提升、运输系统全部中断，百里矿区处于一片瘫痪。

二、抢险救灾

强烈地震发生后，开滦煤矿的干部、工人强忍亲人遇难的悲痛，不顾自己的伤痛，在各单位抗震救灾指挥部的带领下，日以继夜地展开抢险救灾。

在毛主席、党中央、国务院的亲切关怀下，地震当天就调集了抚顺、大同、阜新、西山、阳泉、南票、北票、峰峰、淄博、徐州、平顶山和北京矿务局的12个矿山救护队457人，空运唐山参加抢险救人。次日，中国人民解放军24、38、39、40、66军等部队奉命分几路开进唐山，同援救、脱险的人们一起抢救被埋压人员。

毛主席、党中央派出了中央慰问团，深入矿山、深入群众，进行了亲切慰问。各省市领导、全国军民给开滦发来了大批的慰问电、慰问信。北京、上海、河北、山西、河南、山东、辽宁、吉林、黑龙江等省市和解放军医疗队日夜兼程奔赴灾区、奔赴开滦，为灾民治病疗伤、防疫灭病。

震后井下断电、停风、电绞车不能动，井巷中的水位猛涨，情势十分危急，当时正在井下工作的万名工人牵动着人们的心，为此，井上、下同时展开了营救工作。由于井上、井下干部和工人的共同奋斗，地震的当天，开滦各矿井下万名工人，除了坚守岗位壮烈牺牲和因路线不熟悉误入采空区的17人外，全部安全脱险。在绝大多数井下工人脱离险区返回地面后，继续抢救还未脱险的赵各庄矿5名工人。经过峰峰矿务局救护队和矿上同志的艰辛抢救，将在井下奋战了14天又12个小时的5名遇

险工人营救出来，创造了人类生命史上的奇迹。

强震发生后，许多职工脱险后不顾个人安危，自发地抢救遇难者。当外地救援队伍开进时，他们和救援队伍一起投入到地面的抢险救灾。

煤炭系统的12个矿山救护队的队员们和解放军指战员不顾频繁的余震，饭不顾吃，水不顾喝，攀危楼、钻险洞，哪里有呼声就冲向哪里，舍身忘死抢救开滦的职工家属。经过几十个昼夜的艰苦奋斗，绝大部分被埋压人员被抢救出来，有的就地接受治疗，有的转到外地区医院，受到无微不至的照顾和精心治疗。此外，他们还还为开滦职工群众抢救出大量财产，对遇难者进行了掩埋。同时开展防疫灭病，避免了大灾之后严重疫情的发生和流行。

震后不久，为了解决职工和家属的住处，大批解放军指战员与开滦职工一起携手搭建抗震简易房，经过3个多月的努力，到11月底共搭建简易房13万多间，使职工和家属的住房得到了暂时的安置。

三、恢复生产系统

震后第三天，水电部组成电力抢修队进驻唐山抢修电力网。根据当时情况，开滦与电力指挥部协商，除唐山矿内35KV暂改为6KV外，其它单位均送35KV电力。全矿区从7月31日至8月20日以单线路陆续恢复供电。以后又进行了复线建设。

强烈地震使各矿井水位迅猛上升，8个矿的涌水量由震前的每分钟254.27立方米，迅增到每分钟632.1立方米，相当于震前的2.48倍。在恢复供电之后，开滦矿区立即组织矿井排水会战，采取了以排为主，堵、挡、排并举的方案，共分三步实

施。第一步主要是摸清水情，做好追、排水的全面准备，并抢先安排未淹泵房的排水；第二步是迅速形成一批追水能力和扩大相应的转排能力；第三步是进一步扩大追排水综合能力，集中优势排干矿井积水，恢复正常的排水系统，为全面恢复生产创造条件。

按照排水部署，在查明水情、制定具体措施的基础上，各矿积极进行追、排水的准备工作。在未淹巷道中，封堵住一切可以封堵的出水点，减少矿井的涌水量；消灭循环水流，防止造成局部被淹的危险；因地制宜地设置挡水闸，让水道绕行，以赢得时间。建立新的追水系统，使排水装置能够在水位大幅度升降的条件下能上能下、能攻能守地正常工作。安装汲水泵制止积水的不断上涨，向深部追水恢复被淹泵房。到9月2日，全局已恢复了15个泵房147台水泵，新安70台水泵和30条排水管路。

坚持各种方式进行排水。各矿根据不同情况，采用了竖井卧泵追排水、罐笼悬挂排水、竖井箕斗提水、竖井压气排水、竖井潜水泵群追排水、斜井卧泵追排水、斜井深井泵追排水等，加快了排水速度。为争取时间抢险排水，各矿广泛发动群众，自力更生，内部挖潜解决设备材料，实在解决不了的，坚持做到能向国家少要的不多要。

在突击排水会战中，局、矿两级建立了有工人参加的“三结合”排水领导小组，井下主要排水泵房建立了排水指挥所、站，生产区科包干负责，排水主要工种岗位固定，局矿领导24小时盯在现场，随时解决出现的问题。全矿区组成了以党团员为骨干的13000多人的排水大军，并做到边排

水、边维修、边为恢复生产做准备。在排水保矿中，共恢复原有水泵136台，新安水泵915台，安装管路10万多米。1976年底，马家沟、吕家坨、林西、赵各庄矿按计划排干了主要生产水平积水，全局累计排出积水1163万吨。到1977年5月底，7个生产矿井的排水会战结束，共排水1.4亿多吨。荆各庄矿自1977年6月6日开始排水，经过5个多月的抢排水，到11月10日亮出-375生产水平，共排积水1000万吨。到1977年12月份，全局共排出积水1.6亿吨，取得了排水保矿的胜利。

在抢排水的同时，又着手了提升系统的修复。

井架和井塔的修复。全矿区有15座钢井架和井塔，在地震中都遭到了不同程度地破坏，震后，大多数采取调整罐道方法进行了校正，对变位过大的进行了整体顶升扶直校正。钢筋混凝土井架遭到破坏的马家沟矿4号井井架，采取钢筋混凝土扶壁的方法修复。12座受震害的钢、砖混合结构井架（上钢下砖）恢复时，除唐家庄矿两座井架重建为钢井架外，另10座井架均采用高标号砂浆砌砖进行了加固。地震中遭破坏的赵各庄矿巍山风井为砖井架，通过采取对斜腿开裂处拆补、对筒身包钢筋混凝土加固等措施进行了修复。

唐山矿新风井的圆形井塔与唐家庄矿徐家楼新井的井塔，均为现浇钢筋混凝土井塔。强震使唐山矿新风井圆形井塔底部大门洞处环向断裂，上部塔身向下坠落，斜插入下部筒壁内，井塔水平错断，同时产生旋转，中心水平移位。经研究决定，将原井塔拆除，更换提升设备，利用原基础重建为钢结构井塔。唐家庄矿徐家楼新井井塔强震后，由于砂基液化，使井塔倾

斜、下沉，井口提升中心线偏移，套架结构件压弯，楔形木罐道压折。该井塔的修复采取了增设钢筋混凝土圈套加固塔身壁板，由基础顶面开始，一直加固到井塔底部大门洞洞口顶面以上两米处，增设底座进行机械调偏，抬高调整多绳提升机的位置。

绞车房的修复。矿区震前原有大小绞车房32个，多为砖混结构。震后，绞车房的倒塌和破坏很严重，机械、配电和电控设备被砸坏很多。恢复时加固8个、重建24个。

井筒的修复。震后遭到不同程度破坏的井筒共26个，除唐家庄矿4号井、马家沟矿的对角风井遭到严重破坏不能修复而报废外，其余24个井筒分别进行了加固和修复。

修复井下运输系统。全局需整修清理的巷道215368米，到1977年底，基本清理套修完毕。调卧清理轨道10.9万米，修复架线12.6万多米，清理水沟8.6万多米，1978年上半年全部完成。

随着巷道、轨道的修复，同时对井下各硐室也进行了整修。回采、掘进巷道到1977年底，完成了206268米的清理套修工作。全局177个掘进工作面，于1977年12月底全部恢复。106个回采工作面，于1978年初全部恢复。

1976年12月上旬，开滦矿区对抢修设备会战进行了部署。1977年元月下旬，国家计委组织一机部、煤炭部及有关各部，具体研究了外委设备抢修工作。全国有170个厂家和矿务局支援开滦抢修设备会战。1977年2月6日，一机部、煤炭部联合召开了承修开滦设备现场会议，调集了全国17个省、市的85个厂家落实承修任务。煤炭部、一机部承修的11824台机电设备，

从1977年2月份开始装车外运，到9月底返回矿山投入生产。开滦各矿厂到1977年底修复设备26049台，陆续投入使用，各矿动力系统及井下采、掘、开、运生产系统初步形成生产能力。参加这次设备抢修会战的共有5万多人，实际修复设备37863台。

修复井上生产设施。由于矿区井上皮带走廊的结构形式各异、高度不一，又位于不同地震裂度区内，震害破坏的程度有重有轻。恢复时将上部倒塌的砖混结构的框架，都改为轻型结构的框架，下部框架予以加固，共加固60条、重建16条。震前开滦矿区有各种煤、矸仓37座，震后恢复36座，其中加固30座，重建6座。修复了6个洗煤厂的14座主厂房，同时修复了自备矿区地面铁路。更衣室原有14个，多为单层砖石房屋，其破坏率很高。震后只有6个进行了加固，新建14个，增加到26个更衣浴室。

四、恢复煤炭生产

开滦的原煤产量当时占全国统配煤矿总产量的十分之一，洗精煤占全国六分之一，在整个国民经济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因此在震后不久，矿区职工采取下巷被淹上巷采，没有正规工作面就扫浮煤、找残煤、回收煤柱、套修煤巷、快速掘进，千方百计早出煤、多出煤。马家沟矿采一区，以人定胜天的干劲儿，于8月7日（震后第十天）在全矿区第一个出了抗震煤。吕家坨矿7000名职工和黑龙江省支援单位的职工一起团结奋战，克服困难，不断加快恢复生产的步伐。经过4个月的艰苦努力，于11月28日在全矿区第一个实现原煤、洗精煤恢复生产。11月份，全局平均日产原煤7800吨。到1976年底共产原煤85万多

□ 开滦史鉴 □

吨，洗精煤3.3万吨。到1977年3月1日，除震前刚试生产的荆各庄矿外，所有矿井全部恢复生产。

全矿区职工为了补回地震造成的生产损失，在劳动模范和抗震英雄“夺回来、补上去”的社会主义劳动竞赛倡议下，区、队、班、组、人、人算细帐，个个搞规划。1977年4月，唐山矿六采区5257工作面创出综采月产原煤190761吨的全国纪录。7月份地震一周年之际，广大职工把思念亲人和战友的泪水，变成大干社会主义的汗水。这月原煤平均日产35073吨，达到了矿井设计能力。9月份又提出原煤生产上5万吨的口号，大打了生产准备、工程规格质量和设备维修质量、提升和运输三个硬仗，这月跃上了平均日产50125吨的台阶。为确保12月份上到7万吨和全年产煤1260万吨，集中力量抓关键工程、战场准备、生产系统调整和辅助生产设施配套，矿区上下开展了“人保组、组保班、班保区、区保矿、矿保局”的竞赛活动，人人争做新贡献，矿矿不当突破口。12月份全局原煤平均日产达到70658吨，又进一步登上了震前生产水平的台阶，创造了复矿史上的奇迹。

五、重建家园

在抗震救灾、安置群众生活、恢复生产的同时，重建家园的工作也逐步展开。

在恢复建设中紧密结合生产的恢复，本着轻、重、缓、急，把地面工程分为生产系统、生产必须、住宅和其它建筑工程四大类，并积极组织进行恢复。其原则是“三原、一调整、加抗震”（即原地、原规模、原面积；不合理的根据生产需要进行调整；从唐山地区震害的实际出发，建

筑物按8°设防）。视震害具体情况，凡能加固的不重建，能利用原基础重建的不全部重建，能原地重建的不移地重建。

1980年经国务院恢复开滦生产会战领导小组批准，确认开滦应恢复面积为4720784平方米。其中：生产系统387837平方米，生产必须965364平方米，住宅2895303平方米，公建190000平方米，其它282280平方米。需加固面积为707757平方米。其中：生产系统240502平方米，生产必须252790平方米，住宅181631平方米，其它32834平方米。恢复总投资13.3亿元。批准的恢复建设计划比震前面积超110.78万平方米。其中：住宅超震前75.74万平方米，生产系统、生产必须和其它建筑超16.85万平方米，调整生产布局增加6.07万平方米，新建项目增加22.12万平方米。1983年上级对开滦的恢复建设计划又重新进行核定，同意开滦按工程面积5889374平方米进行恢复建设。其中生产系统、生产必须和其它工程未增加，其余住宅面积核定为4057700平方米（比原核定计划增加1162397平方米）、83268套，公建196193平方米（比原核定计划增加6193平方米），投资15.3亿多元。

恢复设计。1976年8月初，煤炭部召开了恢复开滦煤矿设计会战第一次会议，部署有关院所派出设计小分队，奔赴开滦煤矿参加恢复设计。8月下旬，煤炭部召开第二次设计会议，提出了“调查、鉴定、规划、设计”的援建设计工作部署。以后，根据恢复工程的需要，全国其它系统和河北省有关设计单位也赴开滦参加恢复设计。

1977年3月初，煤炭部召开了第三次恢复开滦设计会议，提出了当年6月底完成全部援建设计任务的奋斗目标。为此，

决定由煤炭部设计局负责同志常驻现场，帮助和协调各设计院所的工作。设计提出后，由唐山市委主持设计现场会审定案。

到1977年6月底，设计人员高速度、高质量地共设计1000多项工程，绘制图纸10000多张，用10个月的时间完成了按一般情况需要三、四年的工作量。1978年2月到3月又进行了设计回访，对开滦煤矿井上下各环节作了深入地调查研究工作，并提供了大量的照片和统计资料。其援建设计单位见表1。

表1 援建开滦震后恢复的设计单位

受援单位	援助单位
赵各庄矿	湖北煤矿设计院
林西矿	山西煤矿设计院
唐家庄矿	兖州煤矿设计院
唐山矿	北京建筑设计院
	沈阳煤矿设计院
	重庆建筑设计院
	西北建筑设计院
马家沟矿	重庆煤矿设计院
范各庄矿	邯郸煤矿设计院
吕家坨矿	黑龙江省建筑设计院
	保定地区规划建筑设计处
荆各庄矿	西安煤矿设计院
机 厂	上海工业设计院
	上海民用设计院
	上海机电设计院
电 厂	华东电力设计院
建 材 厂	湖北煤矿设计院
六〇二厂	衡水地区设计处

各选煤厂	平顶山选煤设计院
煤 研 所	西安煤矿设计院
矾 土 矿	鞍山黑色冶金设计院
	昆明冶金设计院
矿务局直属	张家口市建筑设计院
116队	河北煤矿设计院

地面工业建筑。从1976年10月份开始，国务院恢复开滦生产会战领导小组决定，调进了黑龙江、吉林、辽宁、陕西、上海5省市和中国人民解放军基建工程兵3万余人援建开滦。援建大军集中优势兵力打歼灭战，保证了地面工业建筑的胜利完成。其主要施工队伍见表2。

表2 援建开滦地面工业建筑的主要施工队伍

序号	主要施工队伍
1	上海市第一建筑安装公司
2	锦州市建筑安装公司
3	吉林省第二建筑安装公司
4	河北省第一建筑安装公司
5	邯郸市第二建筑安装公司
6	邯郸市第三建筑安装公司
7	邢台地区建筑安装公司
8	沧州地区建筑安装公司
9	保定市第一建筑安装公司
10	承德市建筑安装公司
11	廊坊建筑安装公司
12	上海市第七建筑公司
13	抚顺市建筑安装公司
14	石家庄市建筑安装公司
15	张家口市第一建筑安装公司

□ 开滦史鉴 □

序号	主要施工队伍
16	朝阳市建筑安装公司
17	阜新市建筑安装公司
18	黑龙江省第五建筑安装公司
19	长春市建筑安装公司
20	湖北省建筑安装公司
21	石家庄地区建筑公司
22	廊坊地区建筑公司
23	辽宁省第一建筑安装公司
24	吉林省第一建筑安装公司
25	陕西省第一建筑安装公司
26	河北省第四建筑安装公司
27	邯郸市第一建筑安装公司
28	邢台市第一建筑安装公司
29	沧州市建筑安装公司
30	张家口地区建筑安装公司
31	保定地区建筑安装公司
32	煤炭部第92工程处
33	衡水地区建筑公司
34	煤炭部第69工程处
35	解放军工程兵43、41支队

住宅恢复建设。在井下生产环节、主要工业建筑系统基本形成的基础上，恢复的重点从1978年开始逐步转到住宅的建筑。住宅恢复速度的快慢，搬迁和清墟工作是大量的。为此，全矿区建立了强大的清墟组织和200多人的搬迁工作队伍。在整个住宅恢复中，共搬迁78510户，清除废墟609.4万立方米。在矿区集中力量兴建正式住宅的同时，对一些职工住的简易房进行了必要的修缮，直至全部搬入新居。

1980年住宅恢复全面展开，采取包建的办法。是年9月，开滦矿务局成立恢复领导小组，下设恢复办公室，统一管理矿区住宅恢复建设。1985年7月28日，开滦矿区基本消灭了抗震棚。截止1988年底，共建住宅4151192平方米，86016套。其中加固住宅178122平方米，4080套。开滦整个恢复工作于1988年底结束，共完成建筑工程5968183平方米，总投资158132.2万元。



(上接第14页)

终相信党，一定会派人来救；二是井下低温，人身体新陈代谢慢，有水、有风，还说多亏有我这个老做窑的。我说，话不能这么说。如果当时把我一个人埋在里边，能活着出来吗？再退一步说，即使出来，没这么多大夫抢救，各个方面的支持，恐怕我也不会有今天了。我说的这些都是实话。

- 8 -

(陈树海：1921年1月出生于河北省滦县杨柳庄北高家庄。幼年家贫，曾以乞食、做长工赡养重病的父亲。后流落矿区，在矸子山以拣煤为生。1946年进开滦赵各庄矿下井挖煤。解放后，曾任采煤五区工会组长、生产组长、班长等职。1976年8月23日加入中国共产党。1980年8月25日退休。1985年1月病故。)

震后井下十五昼夜

陈树海 □ 述 长正整理

我们赵各庄矿在开滦是个老矿，井深巷远。唐山大地震后，我和另外4个工友，在井下困了15天15宿，因为这个出了名。

地震那天，我们5个人是夜班，干活的地点在井下十道巷0597工作面，离地面有900米深。活计是掘煤巷，给白天6点班工人准备采煤工作面。3点30分，我要到西掌去，见煤很多，因为是高产日，我就去开溜子，想晚走几分钟，多出点儿煤。就在这时候，一声惊天动地的响声，震得巷道满是煤尘，头顶上的矿灯都失去了往日的光亮，煤矸石哗哗地往下落，溜子也跟着停转了。我想这不是垮顶，因为这股劲儿忒大。我猜想，可能是地震了。我顶着呛嗓子的煤尘，大声呼叫：“毛师傅、王树礼、小王、小李，快往柱子底下躲！”



□ 开滦史鉴 □

我们5个人很快聚拢在一起。这时，巷道还在不停地摇晃，我举着矿灯，朝他们挨个儿一边照一边问：“伤着哪儿了没有？”

王树礼瞅瞅毛东俭，毛东俭看看小李和小王，都说：“连根毫毛都没挨着哇！”

我说：“没伤着真是万幸！”

我举着矿灯，朝四周查看了一遍。只见上边通一中巷的小顺槽，被冒落下来的矸石堵住了，再看，下边通往二中巷的出口放煤眼，也被煤炭堵了个严严实实。我见此情景，知道这场事故不小。我竖着耳朵听，既听不到往日那煤炮声，也听不见落煤声，就连个人说话的声音都没有，鸦雀无声，叫人有点儿发毛。4张满是煤尘的脸，8只闪着亮光的眼，都在盯着我。我扬起巴掌，重起轻落地拍了拍李宝兴的肩膀，小伙子好象在打哆嗦。我对他说：“小伙子，沉住气。”又招呼大伙儿说：“来，咱们核计核计。”

王树礼平时说话办事讲干脆，他说：“班长，咱们该咋办，还得你承头。”

毛东俭、王文友和李宝兴仨人也异口同声地附和，都说听我的。其实，我心里也象压上块石头，沉甸甸的。

在这性命攸关的时候，我见大伙儿对我这么信任，很激动。我说：“一棵柱子撑不起天，闯过眼前这一关，还得靠大伙儿的力量。”

毛东俭说我说活有理。我说：“眼下，咱们的出路被堵住了，和地面的联系断了，风停了，电没了，这对咱们很不利。可是，咱们5个人，遇上这么大事，没一个伤筋折骨，这又是个有利的方面。有上万名阶级弟兄，一定会来救咱们，这是第二个有利的方面。我的意思是，尽管有利方面

这么多，可是咱们不能在这儿坐等，要想法儿叫不利的方面朝有利的方面奔。”

李宝兴说：“对！我手里还有一把锹。”

王树礼说：“我们还有10只手。”

王文友说：“还有5盏矿灯。”

凡是下井的人都知道，矿灯是矿工的眼睛。

毛东俭说：“最要紧的是，我们5个人不分心，步调一致才能得胜利！”

当即做出两条决定。一是不论遇上多大危险，5个人要始终抱紧团儿，不丢下一个人；二是5盏矿灯轮流使用，树立“持久战”的思想。打通下边的放煤眼，从脚下二中巷出去。

做窑的人都知道，放煤眼是个1米见方、用木料直上直下垛起来的小井筒子，只容得下一个人，手上有家具里边也施展不开。我把5盏矿灯集拢在一起，关掉4盏，把最后1盏挂在放煤眼上边的横梁上，用袖头轻轻地擦了擦上边儿的煤尘，然后摘下头上的安全帽，猫腰从放煤眼用手往安全帽里捧煤。王树礼一把拉住我，争着抢着地说，这掏眼儿的活计由他来干，我没动窝儿，捧满一安全帽煤递给他：“往上传！”

可能是王树礼知道，这事儿争也没用，便把自己头上的安全帽摘下来，转手戴在我的头上，随手接过我手上装满煤炭的安全帽递给了毛东俭，毛东俭传给了王文友，王文友又传给了李宝兴，然后由他倒掉。

狭窄的放煤眼里的煤炭，被一帽斗一帽斗地端上去，井筒不断加深，里边的空气越来越稀薄，温度越来越高，行动越来越不得手脚，可是大伙儿依旧轮换着不停地往下挖。

到7月28日下午3点，足足干了8个钟头，挖出3吨多煤炭，把堵了4米高的放煤眼打开了。

我们举着矿灯，一个跟一个来到二中巷，巷道已经坍塌。冒落下来的矸石把通路给堵死了。我仔细察看了一下，见堵得很严实，估计短时间难以扒开，便领着大伙返回原地，决定变更出口的方向，掘开上边的小顺槽，从头顶上的一中巷出去。

大伙儿坐在一块儿喘了口气。毛东俭摘下横梁上的矿灯，喊了一声：“干啊！”拍腿奔顺槽走去。

大伙儿跟在毛东俭后边，使锹的使锹，手扒的手扒，又干了起来。这时，工作面猛地颤抖了一下儿，棚子哗哗地跟着直晃，矸石哗啦啦地往下直掉。震得我打了个趔趄，抱住一棵柱腿才没被摆倒。我说：“它震它的，咱干咱的。”

7月29日下午1点30分，被矸石堵了8米长的顺槽被我们掘开了。小王、小李乐得直喊：“我们胜利了！胜利了！”

毛东俭和王树礼说：“人是万能的嘛！”

我也满心地欢喜。可是又一想，根据二中巷的情形，经过一次大震和一次强烈的余震，一中巷很有可能同样被堵住，更大的困难恐怕还在后头。

从7月27日晚上上掌到现在，我们一直紧张地干了41个多小时了，嗓子眼儿干渴得火辣辣的，象塞满了辣椒面子，肚子里，肠子饿得直拧绳儿，咕噜咕噜地直叫，腿肚子生疼，腰也直不起来了，两条胳膊又酸又麻。两个小伙子一屁股坐下来，再不想动弹了。

我见这情形，忙说：“伙计们，咱们不能坐在这儿，得往上走哇！”

我们穿过小顺槽，没走几步被一块儿大矸石挡住了去路。一中巷果真同样被冒落的矸石堵住了。大伙儿一看，四肢一下象散了架，出气入气似乎都发紧了。俩小伙子呜呜咽咽地哭起来了。

我仔细地察看了一下被堵的巷道，根据以往处理冒顶的体会，估计这段塌方也就是7米的样子，如果下狠心、咬咬牙把它扒透了，外边就不会有大的塌方了。我把自己的想法跟大伙儿说了，觉得越是在这种时候，人心越不能散。我说：“往大里说，社会主义还等我们建设，往小里说，孩子老婆还在家里等我们回去喝粥呢！我们一定要活着出去！再说，我们这俩小伙子还没说上媳妇，那儿能就这么摆在这儿呢？”

王文友和李宝兴抹着眼泪问我：“陈师傅，我们还能出去吗？”

毛东俭说：“只要有恒心，就没有凿不透的岩层、掘不透的煤壁。”

王树礼说：“咱们两次大震都没碍事儿，两处塌方都被我们挖通了。现在我们还有两盏矿灯，一定要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

我说：“我在井下做了30多年窑了，虽说象今天这么大的地震没经过，可是象因为冒顶被堵在里头这种事儿，我经的可不是一码两码了。远的不说，就说1974年，咱们班有个大个子，被堵在矸子堆里了，大伙儿把他扒出来之后，歇了两天，二话没说又照常上班了。”

李宝兴问：“陈师傅，你说的这人是谁？”

王文友也问：“他还在咱们班里吗？”

王树礼见俩青年听得入了神，便故意逗他们说：“要问这人嘛，可以说远在天

□ 开滦史鉴 □

边，近在眼前！”

毛东俭听着可能有点儿抹不开了。他说：“扯这些陈谷子烂芝麻干啥。那次，我活着出去；这回，我还要活着出去。因为我一天可以挖两车煤，一年可以挖700多车，对国家还有用处呐！”

我说：“咱们都得学毛师傅！”

王文友和李宝兴的劲头儿一下子给鼓动起来了，抹了把眼泪，拿起铁锹朝巷道挖起来。

我们锹挖手搬，7米多长的塌方终于被挖开了，通往井上的道路打通了！我看看表，时间是——7月30日早上4点30分。这是个胜利的时刻，也是个叫人难忘的日子。

我想，井上已经是东方发白的时候了，日头很快就要出来了。可是我们在地层900米深处，已经马不停蹄地跟矸石对仗了60个小时。就在这时，最后的一盏矿灯熄灭了。巷道里伸手不见五指。在黑地里，我们手拉手地穿过一中巷，来到九道巷，听见了哗哗的水响。这时我才觉得干渴得再也不能忍受了。

我们摸到大巷的水沟旁，猫腰捧着凉丝丝的矿水，大口大口地喝了起来，喝得那真叫香甜！

我喝足了水，招呼大伙儿，说：“洗把脸吧！”

爱开小玩笑的毛东俭说：“对！开开光！”

大巷里的水哗哗山响，阴凉阴凉的。没有灯光，没有人影，更没有往日那轰隆隆的电车。有的，只是一片漆黑。我想，井上一定出了大事儿，要不然，怎么这么长时间不见来人呢？井下一断电，机泵停了，巷道里的水会越涨越大。如果停下来了，随时都有被淹没的危险。我对大家说：

“这里离九道巷下井口还有5道石门，200米远。我们得往上顶，不能在这儿等着挨淹。”

我一只手拽着电缆，一只手拉着王文友，他后边是李宝兴、毛东俭，王树礼压后阵。顺着水、顶着风，踩着一洼一坑的泥水，一步一步往前趟着走。不知用了多少时间，才摸到了下井口。大罐停了，眼下唯一的办法是从马路眼往上爬。

没有灯，没有亮儿，我们硬是凭着双手，把马路眼摸到了。仍然是我领头，王树礼殿后，两个小青年和毛东俭居中间。我们忍着饥饿和四肢的酸疼，顶着蒙头的淋水，踩着油滑的煤泥，一个台阶一个台阶往上爬。从九道巷到八道巷，共有800个台阶。这800个台阶对我们来说，每一阶都是一道高坎、一座关口。大气从嘴巴一股儿一股儿地往外喷，虚汗从脑瓜门儿上一阵儿一阵儿地往外冒，虚弱的身子不住地打摆子，最后终于咬着牙爬到了八道巷。

我们决定歇歇腿儿再往七道巷顶。这时，巷道里的大水哇哇地一个劲儿往下直泼，脚下已经没了膝盖，大伙儿的体力已经消耗得很厉害，再往前走很危险。我根据素日对四周的记忆，这里是井下停车场，地势占中心，上下井的人都从这儿经过；另外，附近有三辆带篷子的矿车，可以躺在里边休息，渴了身边有水……这使我产生了个新的念头，摸黑对大伙儿说：“大水下来了，再往上顶很危险。党委和毛主席他老人家最关心咱们工人，一定会派人来找咱们。我看咱最好停下来，一边在这里等，一边养精神。”

他们4个人都赞成我这个提议。我们摸上篷车，肩靠肩、膀挨膀地躺下来，一边恢复体力，一边等待营救我们的亲人。

从这儿，我们再也分不清白天黑夜。尽管谁也不说，但大伙儿都知道，死亡时刻在威胁着我们。可是只要有三寸气在，我们就要坚持下去。起初，我们还讲说笑话，荤的素的、苦的乐的都说。后来，毛东俭提议叫我讲讲我自己的身世。我知道他的用意，是想借它消磨时光，分散他们几个人的注意力，坚定活下去的信心。我就给他们讲了我小时候要饭、扛活，后来下井挖煤、拉大筐受苦受难的经历，以及解放后在共产党领导下，斗倒了包工头，赶走了英国资本家，大伙儿选我当了工会组长和生产组长，后来又推举我当了班长的过程。

可能是我的话把他们都感动了，半天也听不见个出大气的。就这样，我们5个人在矿车里紧紧地靠在一起，用体温互相取暖。过份地饥饿和疲劳，使我们失去了继续往上走的体力。

这一天，正当王树礼要下车喝水的时候，猛然看见20米以外有3点儿灯光。他立刻呼喊起来：“快来看，灯光！灯光！”

我们一齐下车，一看果然是灯光，在不远的地方忽明忽暗地闪动着。于是，我们都喊起来。可能是我们的喊声过于微弱，哗哗的流水声太响，眼巴巴地看着盼了多日的灯光又不见了。

我们在黑暗中站了很久，心里很难过。最后，王树礼说：“肯定是党委派人来了。”

我说：“我们不要大动，要爱惜体力，耐心地等，不会有多久他们还会来。”

约摸又过了一天的样子，灯光随着哗哗的水声又出现了。大伙儿高兴地跳下车，叫着、喊着一下子扑了过去。我一把抱住走在最前头的那个人，把他吓了一跳。可

能是我们早已失去了人形，或者是他们没想到井下还会有活人。

借着灯光，我认出他是通风区的技术员罗履常。乐得我的心砰砰直跳。

老罗可能认出我是陈树海，也乐得直拍我的后背，连说：“你们还活着？你们还活着？”

我说：“都活着呢！”

他说：“从地震之后，矿上就派人找你们。”

大伙儿一时高兴得真不知说啥好了，流着眼泪一个劲儿地喊：“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岁！”

老罗问我感觉怎么样？

我说就是饿。

他掏出两个馒头给我说：“千万别多吃，吃多了会酸中毒，有危险。”

8月11日中午12点，老模范侯占友带着医生、护士、矿山救护队员下到八道巷。他摸摸这个的肩头，捏捏那个的胳膊，见我们个个神智清醒，满眼热泪顺着两腮直流。他对矿山救护队员说：“快，往上背！”

我们5个人被背到井下360米深处的井下调度站，把我们放在铺着毛毯的担架上，大夫给我们摸脉、量血压、打强心针、注射葡萄糖。

24岁的于连荣是山东省泰安地区卫生局的副局长，听到我们还活着的消息，没戴安全帽，没带矿灯，没穿胶鞋，也没来得及换工作服，穿着白大褂和5个医疗队员就往井下跑。她说我们心弱、心律不齐，肚子里没食物，严重缺糖、缺钾。

侯占友脱下身上的工作服盖在我的脚上，摘下头上的安全帽扣在我的头上，他自己光着脊梁说怕我着凉。这时赶到井下

□ 开滦史鉴 □

的有沈阳部队、北京部队、山东、河北、辽宁的一共14个医疗单位的大夫。由矿党委书记马四、老模范侯占友、81200部队的翟文清师长、81202部队艾承运副政委和于连荣组成的三结合领导小组，指挥对我们的抢救。

经过医生抢救，我们的体力恢复得很快。12个小时之后，医疗领导小组做出决定，把我们往地面上抬。可是我们在低氧、低温、没有光亮的条件下呆了15个昼夜，对空气流通、温度很高、光线极强的地面怕不适应、出意外，让先抬上去一个人作试验。我说：“既然要试验，就让我再当一回试验品吧！”

领导上研究之后，同意先把我抬上去。下午4点20分，我作为“观察对象”被蒙上眼睛抬到了地面。当时我躺在担架上，在又窄又陡的马路眼有几百名阶级弟兄，他们用手举、肩膀扛、脑瓜儿顶，硬是让担架始终保持一个水平，一直把我送出406井口。那个场面真叫人感动啊！

出了井口，把我抬进早已准备好的帐篷里，各种治疗用的东西一应俱全。矿党委书记马四、部队首长、医疗队的负责人都围着我，看有什么变化。突然，我觉得心里很不舒服，医生说我的血压有毛病，高压和低压之间的距离正在缩小。后来才知道，高低压差距到了零人就没命啦！就听于连荣大夫说：“按预定方案——输血！”

这时候，我的高低压差已经剩两个了。经过输血才慢慢拉开了差距，恢复了正常。有了从我身上找到的经验，后来他们4个人也被从井下抬上来了。我们一人占一顶帐篷，哪个帐篷里的人都有专派的大夫、护士看护着。因为余震不断，406井口有高大建筑没完全倒下来，怕出意外，12日

下午2点，决定把我们转移到矿医院的院子里去，那里很宽敞。转移时给我们每个人派了一个救护队，每队6个人，两个人负责输液，4个人抬担架，部队的翟文清师长亲自开车，在前头为我们开路。大个子毛东俭说：“毛主席、共产党惦记我们做窑的，那是真的。”

我躺在崭新的帐篷里，看着首都的飞机运来的胰岛素，北京专车送来的巧克力，孩子们插在床头的鲜花，那一宗，那一件，都包含着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呀！都包含着阶级兄弟姐妹们的心意呀！我感动得哭了。

8月23日，天刚发亮，从北京来了电话，说毛主席很关心我们这5个死里逃生的人，让我们去北京到他老人家身边去疗养。也就在这时候矿党委书记马四对我说：“陈树海同志，我代表矿党委通知你，采煤五区的党组织一致通过了你的入党申请，矿党委根据你的表现，从今天起批准你为中国共产党党员。”

我这在旧社会吃着黄连拌苦胆活过来的人，只觉得眼眶子发热，拉着马书记的手，一个劲儿地说：“我一定按毛主席的指示办，一定争取在思想上入党，在井下出一辈子煤，永不退伍！”

后来听说，7月28日地震之后，矿革命委员会的副主任王起带人在井下找了我们一天，第二天又带救护队去找，那时巷道已经叫矸石堵死了。我们在井下第一次见到的灯光，那正是王起和救护队探险的灯光。

我们这次在井下困了15个昼夜，我在下边呆了356个小时，王树礼他们4个呆了359个小时，居然还能活着出来，不少人觉得很新奇。有人作过总结，说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是我们5个人团结、顽强，始

(下转第8页)